



爱在重阳节

爱,就在陪伴里。病榻前守护爷爷,攒钱请姥爷听相声,帮姥姥把白发染黑,让奶奶也走进镜头……刚刚过去的重阳节,这些温暖的画面仍在眼前。在“你陪我长大,我陪你到老”的日子里,同学们对长辈的理解和关爱日益加深,把浓浓的爱化作行动,写下一个个温暖的故事。

病房陪爷爷过重阳

和平区耀华小学六年(10)班 马钰伯

今天是重阳节。病房里那盏灯白得发暖,像一只不肯合上的眼睛。我坐在爷爷床边,握着他瘦瘦的手。

几天前的傍晚,正在看电视的爷爷忽然头一歪,栽倒在沙发上。我见状大喊“爷爷”,他没应。

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,却知道不能慌。爸妈叮嘱过,从上到下拍后背。我扑到他身边,掌心贴着他后背轻拍,边拍边喊奶奶。终于,爷爷喉咙里“咕噜”了一声,缓过气来。奶奶给爸爸打电话,妈妈叫车,我们连夜送他进了医院。

病房彻夜不熄的灯,成了我放学后守着的光。爸妈跑手续,奶奶白天陪,我放学后也来。我知道爷爷是晚期复发的鳞癌,呼吸道被压住,所以坚持每晚守护他一会儿。

放学后进病房,见奶奶已给爷爷擦过脸,我便拧了一条热毛巾,先在自己手腕上试了试,再给他擦手,连指缝也轻轻擦过。爷爷闭着眼,睫毛微颤,像在说“舒服”。

爷爷躺久了累得慌,爸爸教我用空心拳,顺脊背轻轻往下敲。我每敲一下,心里念叨着:轻一点,再轻一点。

输液时,妈妈让我盯着滴管,我不

敢有半点懈怠。快输完,我按铃叫护士。爷爷手肿了,奶奶用温毛巾敷,我帮忙换水。

今晚,我把奶奶蒸的重阳糕带到病房。爷爷咽东西费劲,我把糕掰成细碎末,泡在温米汤里,一勺一勺喂到他嘴边。每勺只舀一点点,勺沿贴着他的下唇,等他慢慢张开一点,再送进去,怕他呛着。爷爷慢慢咽下,眼睛眨了一下,又眨了一下。那眨动像在说:“重阳糕真甜,大孙子真暖啊。”

爷爷没力气说话,就眨眨眼睛看着我。我凑过去,给他讲班里的趣事,声音轻轻的。讲到好笑的地方,他的眼角弯了弯,像一弯浅浅的月牙。

晚上病房很静,只有监护仪在嘀嗒作响。妈妈让我回家,可今天是周末,我坚持留下,和她一起守护爷爷,困了就趴床边打盹。爷爷喘息一重,我立刻醒,用棉签蘸温水帮他润嘴唇,挪挪枕头,让他呼吸更顺畅些。

这几天,我忽然明白,照顾老人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,而是一条热毛巾、一只空心拳、一勺温米汤。见奶奶摸摸我的头,听爸妈欣慰地夸我,爷爷的手也轻轻动了动,像在说:“大孙子,真棒!”

指导教师:王映心

攒了两个月的笑声

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小学六年(9)班 屈佳颖

重阳节恰逢周日,下午天高云淡。我拉着姥爷出门,只说去古文化街逛逛,心里却像揣了只小兔子——兜里装着两张茶馆相声票,是我攒了两个多月零花钱买的。

刚下楼,邻居张爷爷迎面走来,笑着问我:“闺女,跟姥爷去哪儿啊?”我怕露馅,故作轻松:“出去转转。”拉着姥爷快步走开。

姥爷爱听相声,平时听收音机,耳朵恨不得贴上去,听到逗哏儿处就哈哈大笑:“现场听会更有味儿。”可我一提买票,他就正色摆手:“不去,浪费钱。”

到茶馆门口,见我往里走,姥爷猛地站住:“你花钱了?”随后非要退票。我急得直跺脚:“我攒钱买票,就想让您乐一回,退不了!”他嘴唇动了动,无奈跟我进去了。

开场后,姥爷却放不开,端端正正坐着,手搭在膝盖上,像个听课的小学生。别人笑,他才跟着咧咧嘴,肩膀紧绷。我有些失望:是不是不该带他来?

台上说到“小时候偷吃点心”,姥爷突然“噗”地笑出声,一手捂肚子,一手拍大腿,眼泪笑出来了,说:“你太姥姥当年把点心锁柜子里,我偷钥匙,钥匙竟折里面了……”话没说完,他笑得

直抹眼泪,又赶紧看台上,生怕漏下一个包袱。

这一笑像开了闸。后面段子一逗,姥爷就凑到我耳边,补两句年轻时他的糗事,说完跟着满场笑。我一边听,一边给他续水;他整个人神采飞扬,偶尔学学演员的腔调,学完自己先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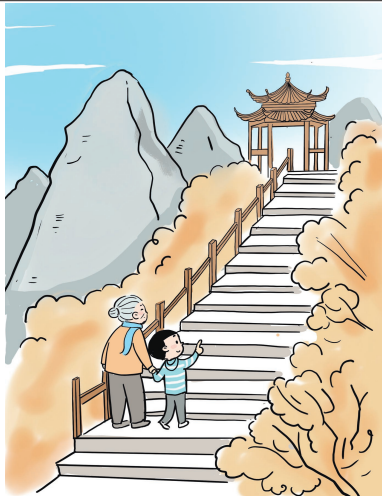
旁边观众扭头看,我以为姥爷会不好意思,他反倒更来劲,脖子一扬,小声用天津话说:“这可比收音机里强多了!”

话音刚落,台上正好抖出新包袱,满堂哄笑。姥爷笑得前仰后合,一手攥着我的手,一手在膝盖上一下一下地拍着,眼泪顺着皱纹淌下来。他手心热乎乎的,粗糙的老茧硌着我的手,可他仍攥得格外紧。

笑够了,姥爷喘着气凑到我耳边说:“今儿可算过了一回现场听相声的瘾。”说这话时,他眼睛亮亮的,像个孩子。

我看着他笑出的眼泪,忽然觉得这两张票买得值。姥爷笑的不只是相声,还有被相声勾起的年轻时光。而我记住的,是他孩子般的笑脸,是他攥着我的手、在膝头轻轻拍着时,那股热乎乎的劲儿!

指导教师:齐欣媛



杨丽莉绘

姥姥的白发

河北区育婴里第二小学

六年(3)班 邢皓雅

上周六下午,姥姥站在她屋里的穿衣镜前,半晌没动。

我轻手轻脚地凑过去,见姥姥一只手捏着染发膏,一只手举着说明书,小声嘟囔着:“这字怎么这么小。”

“您要染头发?”我问。姥姥回头笑了笑:“明天重阳节社区有活动,我得精神些。”我拿过染发膏,脱口而出:“我帮您染!”她直摇头:“你没弄过,哪行啊。”

“我剪头发时,常看理发师给人染。”我读完说明书,搬了把椅子到镜前,找了条旧毛巾围在姥姥肩上,连哄带按让她坐好,“我慢慢来,肯定行。”

我戴上一次性手套,把两管膏体挤进小碗,用刷子搅匀。姥姥从镜子里盯着我,不放心地叮嘱:“别弄到头皮上。”

我挑起姥姥的一绺头发,从发根开始涂。涂着涂着,我不由自主地放慢了动作,原来她的白发比我想象的多,发根几乎全白,像落了一层秋天的霜。我忽然想起小时候,姥姥的头发又黑又亮,每天给我扎辫子,一低头发梢扫过我的脸,痒痒的。

“您头发什么时候白的?”我不禁发问。姥姥想了想:“你上小学后,事儿多,我操心也多,哪能不白呢?你睡觉爱蹬被子,我一夜要醒好几回;你上学忘带水杯,我又得上楼去拿。日子一天天过,头发就一点点白了。”我把头低下一点,没让她看见我发红的眼睛,还特意把白发处涂厚一些。

染完要等半小时,我又用纸巾一点点擦掉姥姥耳边沾到的染发膏。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说起社区明天有合唱,还有义诊,老姐妹们要一起照相。说着说着,她声音里带了笑。

时间到了,我想扶姥姥去洗头,她却偏要自己洗。她一洗完,我赶紧迎上去,打开了吹风机。我给她吹着头发,她对着镜子左看右看,笑着说:“还真行,跟理发店染得差不多。”我从镜子里看见,她眼角的皱纹很深,可笑起来却像个小姑娘。

她转身去给姥爷看,又给在外面的妈妈打电话:“你闺女会给我染头发了。”妈妈在电话那头笑,姥姥笑得更响。她还说,明天要穿那件暗红色外套,早点儿去社区。

客厅里都是姥姥的笑声。我忽然觉得,重阳节不光是登高和重阳糕,更是让老人体体面面、开开心心地过一天!

指导教师:周铁铮

奶奶终于入镜了

南开区五马路小学

三年(3)班 葛十月

上周六,我们一家人带着奶奶去周边逛古镇、爬山。

当天晚上,我翻看奶奶手机里的照片,看到她拍的几百张照片几乎全是我和哥哥、爸爸妈妈的身影。再看爸妈手机里的照片,只有零星几张里有她的身影。妈妈听我说完,笑着说:“你奶奶,永远在镜头后面。”我也笑,但没往心里去。

第二天是重阳节,我抢过妈妈的手机:“今天我来当摄影师!”我想拍牌坊、重阳糕、山顶云海,拍一组“重阳节大片”。

一路走来,奶奶大多跟在身后,拎着包,不停地对我喊:“慢点,看脚下!”

我对着一个牌坊猛拍,奶奶忽然走进镜头,抬头看匾额,阳光落在她脸上。我喊:“奶奶别动!”刚按下快门,她打了个喷嚏,照片里只剩半张脸。

我不甘心,等奶奶回头,等她笑。可她一转头,眼睛被风吹得眯起;我刚举起手机,她又被重阳糕摊位吸引了过去。一上午,我的镜头里,奶奶不是背影,就是侧影,她像抓不住的影子。

中午,山路弯弯。我给哥哥、爸妈拍照。他们都夸我拍得好。我翻看照片,却突然愣住:这么多照片里,怎么又没有奶奶?此时,她站在旁边,替我们拎着水,额头上渗着亮晶晶的汗。

到了山顶观景台,云海在脚下翻涌。我拉住一位叔叔,请他帮我们拍全家福。“一、二、三——”叔叔刚按下快门,山风把我的帽子吹跑了,奶奶赶紧去追,等她捏着帽子回来,云海都散了,叔叔也走了。

我撅起嘴,有些埋怨奶奶。她把帽子轻轻戴回我头上,仔细系好:“山上风大,别着凉。”

刹那间,我忽然想起:幼儿园运动会,她蹲在终点给我拍照,满头是汗;海边,我堆城堡,沙滩上落着她举手机的影子……每次出门,忙前忙后的是她,举着相机记录的也是她。她把我和哥哥、爸妈装进照片,却总把自己留在镜头外。想到这里,我的脸有点发烫。

傍晚,我们坐上返程的大巴。山风阵阵吹来,我靠着车窗,扭头想和奶奶说话,却看见她睡着了:头歪在靠背上,嘴微微张着,额前白发被风吹乱,脖子被晒得红红的,布鞋上还沾着泥。

她一只手拎着重阳糕的袋子,睡着了也没松开;另一只手搭在我的座椅靠背上,像怕我摔着。我鼻子一酸,轻轻举起手机。“咔!”这一次,我没喊“别动”,没等她笑,也没等她回头。

照片里的奶奶眼睛闭着,嘴微微张着,真的不算漂亮。可我看了又看,觉得这是最好看的一张。因为这一次,她终于从镜头后面,走到了镜头里面!

指导教师:唐世纪

投稿邮箱

jwbxiaozuowen@126.com